

吴桐文集

尘埃是一本书，让人忍不住想翻开来读

吴桐 著

尘埃



青海人民出版社

吴桐文集

塵埃

编者的话

这个拥有财富与光环的旅人,却始终给人一种无所依靠的孤独之感。他开始刻意躲避媒体的镜头与聚光灯,并且不再为一些无中生有的新闻作辩解,试图尝试着一层层褪去名人、富翁的外衣。也许,他真正向往的其实是外在与内心的统一,不要繁华,亦不要孤寂,要的只是一份平静……

——编者

2006 年初冬于北京

作者简介

吴桐,笔名旅人,著名环境科学家、著名企业家、环境保护学者。曾出版《资源论》、《中国城市垃圾、污水处理技术实务》、《吴桐专利技术选集》等学术专著。作为一名青年科学家,其个人拥有 51 项发明专利,曾荣获"国家科学进步奖"、"英国皇家科学院终身成就奖"、"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成就奖"、"当代世界杰出科技专家"、"中国优秀环境科技实业家"、"中国优秀企业家"、"国家专利技术发明奖"、"中华管理优秀人物"、"世界杰出华商成就奖"等荣誉和称号。在环境科学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

作为一名漂泊旅者,曾出版《旅人日记》、随笔录《尘埃》、散文《守望》、《旅人日记全集》等全新文体的日记散文,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这些全新文体的日记散文是著名的环保专家吴桐先生,2001 年至 2005 年间的个人日记,记载了一个拥有 50 余项专利的环保专家和企业家的心历路程。科学家严谨的思维和诗人浪漫的笔触,相得益彰,奔泻在他文章里,时而奔放时而低婉,时而犀利时而柔美,如飘渺

的音符,缭绕在我们耳边,回荡在我们心底,清新而动人。字里行间,无处不流溢着吴桐先生对人生、爱情、友情的感悟和理解,对事业的不倦追求,对世俗的轻藐和蔑视,以及处于人生低谷时的坚韧不屈。读着他的日记,感知着他的内心世界。你会获益非浅。

归去来兮话《尘埃》（序）

风铃以为

窗前所有演变的故事

皆因风而起

月亮以为

由于自己的出现

夜才如此美丽而神奇

你以为

人生旅程是用丝线串起的露珠

在阳光下幸福的颤抖

在静夜里，我克制自己的情绪，慢慢地阅读吴桐先生的《尘埃》书稿。我虽然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创造出售千万册感悟系列图书的作家，但面对越来越浮躁的社会和文化空间，我一直以来因为叩问人的归去来兮而深入佛教经典、梵呗音声，对由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所造成的颠倒梦想的人生之苦有更深的觉悟。吴桐先生是真诚支持帮助我的朋友，在他付梓出版《尘埃》之际，托我为序，写几行文字感悟吴桐先生及吴桐先生的人生旅程和旅程人生。吴桐先生乳马性相，他面目方

正,头顶光亮,浓黑的头发代表头脑中的智慧芬芳。他云游四海,远涉千山万水,搜集了人类生命本性界面的大量资料,创立了自身生存财富。人生存在多维空间,就有生命能量先天失衡因素,其缘由不在人类的生存属性,而在自身不同的生命本性。人的智慧生存观念只有融合自然空间的规律,才能扩展自身心灵智慧界面,增加生命能量释放效益,改变环境,创造人生丰富的旅程。

当我们从娘胎来到这个世界匆匆地踏上了人生的旅程,便接受了世事的风雨。于是岁月操直了无形而尖利的刻刀,用沧桑和无奈勾勒着你心中的世界以及你的人生旅程。

让人生在旅程中上路,不知多少人希冀一步登天。

当然了,上路,只不过是走出了昨日的痛苦,走上了今日的潇洒,却绝非代表明天就一定能够走向辉煌。未知的远方,或许如夜空中的簇簇星光,奇迹朗朗;或许像密林中的丛丛荆棘,困难重重;或许还会遇到狂风,或许还会遇到雨季,或许,还会有许多“或许”……然而,正是这些诱人的“或许”,才使得上路的行为本身充满了无穷的魅力,才使得无数不甘寂寞的黑头发飘起来,轻装上路。

这决不是在赌博人生。这是一种力的勃发,是一种情的激昂,这是刺激,是冒险,是不甘羸弱的生命体的崇

高企盼，是不知餍足的胸怀的恢宏和坦荡！

我知道，高喊“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的即使喊破了喉咙也成不了偶像派。既然目光已被诱惑，既然心灵已被触动，迈步上路就是了，还等待什么！

让人生上路，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我们不要那些虚幻，或者不如说更愿求得真实。

在梦中醒来，你想过什么呢？会觉得有许多事已经远去，又有许多事正在近来，于是一次惊心又一次惊心。

看哪！窗外是个离黎明有一百华里的黑夜，在这夜的大园子里，成熟着星星的美丽浆果，它在黄昏时开始在我们的头顶繁殖，到夜尽又纷纷跌落了，不过它会再结出来的，只是不为我们。（古老的，天上的星地上的人说法，早不存在了，诗意退却，使和谐变调。）也许更像一些金色的小花，灿烂于人类的睡梦之中，有多少人去注意过星星？如果只想到一些星星，也就没有诱惑的力量了。

常常看到一些熟悉的脸谱在眼前浮动，常常有些忘怀了的景物在记忆里出现，向车上的人挥手，或者和一个人偶然邂逅；从一对瞳子里可以产生许多联想，心中的语言，也往往最先在目光中宣泄。我不能入睡也不愿去入睡，为你开遍我的窗前而喜悦，而且也从那闪烁的眸光里，采足与饮足了长夏的忧郁，面对着这繁繁密密，

有时候自己也不明白在想些什么。有些事不是想可以解决的,于是虚幻依然存在。我不愿去祈求神,我心中的殿堂,住着自己的神。今夜的银河风平浪静,然而那弯弯的月舟,渡不了牛女两宿。骤然觉出求完美和真实一样困难,几乎全是些捕捉不住的东西。一朵如花的星,或说星熟如果,落到我的窗子里来的,只是些微的光辉。

盼望些什么呢?在那些雨季里,群林暗自落泪,而夜梟惯于讪笑,那时便难望星星出现,你也只能兜住满怀湿意了,我攫得丰富的冷,六月来了,至少会暖和些。

我们究竟能拥有什么?在这黑夜,鼾声四起,空气中流动着木樨花的清香,星毕竟不是属于我的实体,并且也近不了那个园子,于是我们是如此遥远,你说是有呢?还是无?

守住这个窗口吧!夜夜与星默然相对,假拟它是一片繁花,一树美丽的浆果。

地球之上,生命的疆域无以丈量。每个生命都是浩茫宇宙中的一个星体,不断运动,不断演化,在故土与他乡。

常常有逃离的欲望。环境的压力,违心的选择,无奈的状态,时世的转换,希望的引诱,自我的怀疑等等,有无手之手无声之声在远方召唤。但逃离什么?逃离

哪里？也常常说不清楚。

逃离是挣脱此在而对于彼在的寻找。此在是实在的生活，真切的感受，而彼在很朦胧甚至不可知，是任何人无法回答的“哪里”。西班牙哲学家加塞尔不同一般地指出：“在生命的过程中，先行的不是昨天和今天！生命这种活动是以明天为先导的……生命始于未来。”此在的促使也好，生命的天性也好，实际的叛逃总该有未来的盼，才有意志的叛，最后有脚下的逃，这过程也可说是从时间的磨损到灵间的抉择再到空间的错变。人的空间与心灵位移也许是再生和开始，至少提供了激发活力的机缘。“树挪死，人挪活”，这少说也是一部分中国人克服此在困窘的观念。

但逃远了，逃久了，甚至逃得太好了，又羞羞怯怯半遮半掩大大方方地收缩，向逃时的方位作程度不同的回归。

旧时逃离最多的就是婚姻。悠深的婚姻、家庭、伦理观念将社会扭转成一个大囚牢，看管的与看管的坐监的与坐监的已被幕后之手排定了。青年们于是就逃。去寻找自定的自由，在梦幻自由中享受性爱的美丽、激情与幸福。梦破了，生活无着走投无路了，不少人又蹒跚蹒跚地走向大家庭。

逃离灾荒，逃离战乱，逃离欺压与罪恶。这种完全

被迫的叛,被迫的逃,逃时凄凄,其悲其恸自不待言。即使是和平宁静的时代,太传统太陈旧的故乡也煽动一些儿女逃离自己而让叶落归根的渴望一辈子纠缠游子之心。

平时不易被陌生人发现却很难瞒过朋友感觉的过激言词或举动,也是逆叛,也是逃离。反抗自我压抑,反抗规规矩矩,遵循了许多年有朝一日忽然顿悟这正是多少熄灭了更好的自我的秩序,谨小慎微的人瞬间又回复到原初状态。他不能与当下利益有太明显的摩擦,否则就会失去,那太可惜,也使不得。除非喝了酒,又过了量,把自然的理性暂时抛到现实的疆界之外。

真正称得上悲剧的自我毁灭是彻底的叛逃也是彻底的回归,起点和终点都在人类崇高的终极价值上。但此类叛意与归心是大时代、大价值、大气概所合成的大悲壮,学不来也挥不去,是茫茫灵宙赋予某一个灵象的定数。

逃离不是投降,也不是胜利,比投降或者胜利都要复杂得多,也悲壮得多。斯宾诺莎曾说:“在一个自由人那里适时的逃避比起战斗来需要同样强大的意志力量。”但我说的逃离本身就是战斗,一场战争。敌人不是别一个,是此在中的自我,是从此在过渡到彼在的自我,是无数个维度中重新结构的自由也不自由的自我。

在叛逆所需的重新结构中,我改造了自己,战胜了自己,或许还彻底打倒了自己,让新我涅槃而出。叛逆与逃离并不是到彼在去摘取现成的幸福,幸福不存在于无我的创构中,叛逆根本就找不准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只是物理的空间,情绪的空间。有一个二十世纪备受推崇的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唯有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又在异乡领悟到故乡,而返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就是对极乐本源的接近。这人是海德格尔。如果极乐是彼在的精神家园,如果故乡不仅仅是车轮的目的地,这般流浪与归根的描述当然是极其有意义的。

回归是灵宙中万千灵象的自然律,是生命成长的节奏。人类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在逃离和回归之间寻求平衡,也是在逃离回归的旅途中完成和实现的。太坏太好了会逃,太平庸太辉煌了也逃,而回归的动机与理由也许更多,更奥妙。不断地叛逆与逃离,又不断地回收与复归,情感与智慧在非平静的时空中产生了张力。不管结局如何,不管层次如何,这就是一个人生命旅程的诗:

如果没有你的眼睛

斑竹上打湿了几千个春秋的泪

怎么会打湿我的

秘密如果不在你的唇边

经史子集初开的那朵笑 也早已枯萎
有你的江山 春潮花潮月潮
才汹涌着你
假如你不倾斜 如大陆
天上的黄河
也奔流不到海
从前面涌来 时间
冲倒了今天 冲倒了
我的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倒进历史
生命不是一块陆地
空间在崩溃
茫茫的
白浪
把我淘洗一空
背后没有依靠
年代与年代
一些筑在纸上的岸
急速漂去
漂着一个一个枯黄的太阳
漂过史记最早的纪年
在神话的边缘

还是

第一次月出

第一个秋

第一座南山

第一杯酒

第一个人

时间

从前面涌来

从这种诗意旅程的人生中你看到了独善其身的堤，
强韧地将自己护卫田园的承诺站起来，日日夜夜站在旷
野，而情愿在瞬间即逝的流水旁，一点点磨损自己的人生。

也许，你航行了一生，也没有到达彼岸；也许，你攀
登了一世，也没能登上顶峰，但是，能触礁的未必不是勇
士，敢失败的，未必不是英雄。不必太关心奋斗的结局
如何，奋斗了，就会问心无愧，奋斗了，就是成功的人生。

人生的路，无需做过多的准备，只要你迈步，路就会
在你脚下延伸，只要你扬帆，便会有八面来风。启程了，
人的生命才真正开始，启程了，人才获得了人生的智慧。

人生旅程犹如一只苦苦航行的船，我们的人生只要
坚持就能成为一叶风雨同舟的帆。

在上上个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

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

“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做一门必修课来迎对……

为什么？

它像一盆水泼醒了我，浑身打个激灵。

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

陪伴你的，有刚刚苏醒的树木，略含咸味的风，玻璃般的草叶，潮湿的土腥味，清脆的雀啾，充满果汁的空气……还有远外闪光的河带，岸边的薄雾，怒放的凌霄，绛紫或淡蓝的牵牛花，隐隐颤栗的棘条，月挂树梢的氤氲，那蛋壳般薄薄的静……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偃息”和“孕育”；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诞生”，一种“升矗”和“伊始”，乃富有动感、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充满了新的热力。

正像分娩决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的最重视的一幅杰作。

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澈、最鲜泽、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生命最易受鼓舞、最能添置信心和热望的时刻，也是最能让青春荡美、幻念勃发的时刻。像含有神性的水晶球，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原初状态，唤醒体内某种沉睡的细胞，使我们看到远方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想、光阴、生机和道路……

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力量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认真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记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和发现……

“按时看日出”，是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的神美学。

透过那橘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

与福楼拜相比,我们以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

仔细想想,或许确实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睡眼惺忪,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愿地背着包,拖着慵懒灌铅的腿,被浩荡人流推搡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拥向出站口。踏上站前广场的那一霎,一束极细的猩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拂了你一下,吹在你脸上——你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肿,头昏脑胀,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什么也不想,一刻也不愿再多呆……

或许还有其他的机会,比如登泰山游黄山什么的。蹲在人山人海,蜷在租来的军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夜光表,熬上一宿。终于,当人群开始骚动,在啧啧称奇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期待已久的演出开始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嘈杂、人声鼎沸和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到了,那个与电视里一模一样的场面——像升国旗一样,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早就被导游、门票和游览图计划好了的。美是